

车过儋州

八

赵佶继位不久，章惇罢相，苏东坡听闻讯息，惊叹弥日。到底，心里还是将他看作朋友的，私信里感慨，贬地虽远，好在也无瘴气，为章惇庆幸。

朝廷上下以为苏东坡此回要入相，章惇之子章援害怕报复，手书为父求情，不多时收到回信：“某与丞相相交四十余年，虽中间出处稍异，交情因无所增损也。闻其高年寄迹海隅，此怀可知。”信中还说“但以往者，更说何益，惟论其未然者而已”。一切都过去了，不必再提，好好保重身体吧。听说章惇身体欠佳，更寄去药物，希望他能早日康复。苏东坡早已忘记了陈年旧事，只有青年旧友残烛相照。黄州回京，绕道去金陵看望王安石，从后来的信里看，他应该也愿意去与章惇相会，纠缠了一辈子，彼此都老了，残年茶酒畅聊往事，只是几番折腾，苏东坡太虚弱了，只能临纸惘然。

太多人大爱苏东坡，指责章惇品行不好，甚至有人以为他是个小人、庸人。历代居宰相位者，章惇也属能臣一类，一个可以做王安石盟友的人，更是苏东坡半生知己和半生政敌的人，看他一生踪迹行径，其实也有不合时宜处。除了谋略，章惇也有事功，用心水利，修汴河，治黄河，导淮河……更征服西夏，令其称臣，攻灭吐蕃，开拓了西南疆域，巩固了国防。他和沈括一起管理军器监，还研究出新式战车。当时也有士大夫评价他：承天一柱，判断山河。邵雍说天下聪明过人的只有两个，程颐和章惇。宋徽宗赞他“照亮三世，功劳百为，上以赞乎天工，下以定乎国是，庙堂黷议操守一心，帷幄深筹，决胜千里”。同朝为官的人，要么说章惇骨气清粹，真神仙中人，要么说他性豪迈，颇傲物。不像后世一味贬损。

林希是苏轼友人，投靠章惇，颠倒是非，丑诋苏氏兄弟。时人称他有文采，苏东坡不禁揶揄，林大亦能作文耶？终其一生，苏东坡从不言及章惇不是，向来看重有加，说他奇伟绝世，自是一代异人。只有一回，某客说章惇日临《兰亭》一本，东坡笑云：“工摹临者非自得，章七终不高耳。”时人见章惇在三司北轩所写《兰亭》两本，觉得诚如坡公所言。一生变法，落笔作书却尚法，此亦奇哉。

章惇自况其书如“墨禅”，黄伯思曾经盛情赞誉过他的书法，说精巧不及盛唐，气势远逊褚遂良和薛稷等，晚岁更有王羲之风度。章惇存世有《草堂寺题记》和《会稽尊侯帖》，用笔遒劲老练，气势雄盛，完全不输米芾。苏轼风行水上，章惇晚年也说书字极须用意，不用意而用意，皆不能佳。

机智和愚蠢，胆略与刚愎，高招及昏招，章惇兼而有之。朝廷竞争，在危机中纠缠的复杂心态导致了此后的性情。苏东坡早早做了地方官，民风在心里浩荡。章惇却一直高居朝堂，和王安石一样，只知变法之利，却无视其中弊端。

多少能臣多少要人，深陷宦海，丢了本性。章惇后来也一贬再贬，一度还贬为我的故乡舒州任团练副使，最后终老于江湖之远。功名成空，富贵如梦，相公不如自在田舍翁，再看当年苏东坡的手书，况味或许不同。那一封《归安丘园》手札，章惇一直保存在身边。展读旧信，天涯沦落人会不会回忆陕西任上的放诞，会不会想起同游的时光？共饮的往昔，觥筹交错，诗文风流，那是他们最好的年华，岭南寂寞的天气里，往事如海风吹过。

政见夹杂私谊，让私谊坦陈在内心天下大义面前，一切都会扭曲变形。心无界也有限，装下仇恨，就放下不爱意放不下温暖，放不过别人其实是放不下自身。《金瓶经》上说看破、放下、自在，多少人求自在，但连第一关看破也做不到，更遑论放下。

苏东坡用心老庄释道，一生戒贪戒嗔戒痴。佛家视贪嗔痴为三毒，是人生根本烦恼。嗔尤为可怕，又作嗔怒、嗔患等，对众生或事物不满的而生恼怒。因嗔怒他人而起仇恨，遗祸无穷。因而嗔患是三毒中最重的、其咎最深，也是各种心病中最难治的。

章惇为人处世，常有大嗔，纠结往事，被仇恨蒙蔽双眼，到底活在可怜的人间，乃至《宋史》将他列入奸臣传。苏东坡游历风雨，得了心灵的逍遥，才能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，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。古人感慨苏东坡不得相位，或者是其幸。更有人说苏东坡稍自韬戢，虽未必得到重用，亦当免祸。只是改了本性，那还是苏东坡么？

多少得意多少失意烟消云散，五花马垂垂老矣，笑春风的桃花早已凋谢，大树枯死多年，花圃也无影无踪，昔日巍峨的宫殿只剩黄土，与花相映红的人也化作春泥。笔墨写下的诗词文章书法，穿过历史星空，闪闪发光。

当年一门心思欲置苏东坡于死地的舒宣，后来势败如山倒之后，作词《失调名》自况：“十年马上春如梦。”心中再无锐气，只想寄情诗词文章，一点点捡回丢失的文人气节。

权势散去，肉身渐朽，尔虞我诈得不到内心的从容。钩心斗角爬上悬崖，才知道原来得不偿失。

儋州城东村中有一老妇人，常负饭具于田间行歌。一日，她唱着山歌走在野路上，巧遇苏东坡。东坡见其人通透，随口问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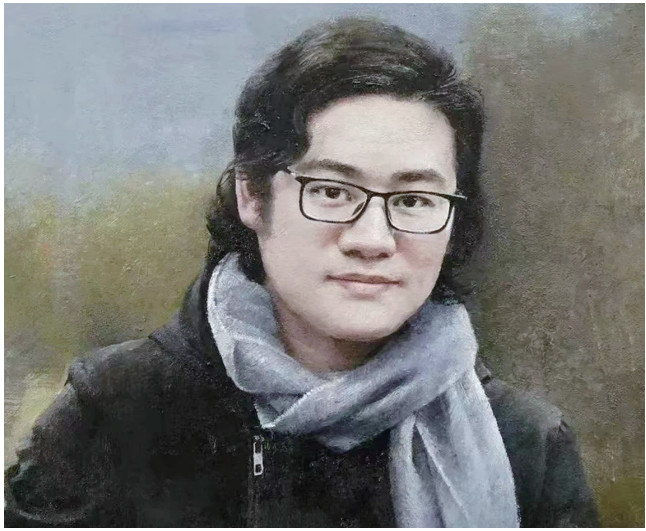
世事何如？

只如春梦耳。

为何？

翰林昔日富贵，一场春梦耳。

苏东坡一时愣住，站在路旁叹服良久，因而称老妪为“春梦婆”。苏东坡的春梦醒得早，夜间风雨尚未吹散庭院的杏花，黯淡的晨光里几朵蓓蕾在枝头固执不去。章惇的春梦冬日方醒，北风大作，枯枝零散一地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◆信笔扬尘

拜 年

张建新

下了一场雪，早晨打开大门，一望无际的白色便从脚边一直铺到远方田野上。

这是大年初一，厚厚的雪地上还没有行人留下的脚印，门前泡桐树上蹲着一只黑鸟，一动不动。柿树上叶子落光了，光秃的枝丫上还挂着两颗柿子，像鲜红的灯笼。

我在雪地上四处张望，内心兴奋，正想着可以出去好好玩玩，母亲喊道：快点洗脸吃饭。匆匆漱洗完毕，我趴在桌上吃母亲做的汤圆稀饭。汤圆稀饭就是将汤圆放在稀饭里一起煮，汤圆不是现在超市卖的那种小汤圆，而是特别大，用自家磨的糯米粉，加了很多芝麻和糖揉搓而成，两个汤圆就可以吃饱，很实在。但我心思不在这上面，囫圇吞枣吃完早饭，就窜了出去，之所以这般无所顾忌，因为我知道，过年一般母亲是不会责骂我的。

到黑仔家时，其他几个小伙伴竟然比我还早，我们一边打雪仗堆雪人，一边挨家挨户拜年。每到一家，我们都说“拜年啦”，主人笑呵呵地打开桌上的桌盒招呼我们吃东西。桌盒就是一个放零食的盒子，里面被隔成四五

格，一般都是春节拿出来用，盒里摆上花生、瓜子、糕点、麻球等，招待客人。主人还会给我们散一根香烟，我们那么小，不抽烟，但仍然接了，塞进棉衣口袋里，带回去给父亲抽。

有些人家主人比较调皮，逗我们孩子玩，说：“拜年，你们就得拜呀。”我们当然不含糊，拜就拜，惹得他们哈哈大笑。一上午时间，我们把村里每户人家都跑遍了，正好就到了午饭时间，于是就各回各家，到家后，把满满一口袋香烟掏出来给父亲。

这样的拜年纯属小孩自己玩乐，不算正式，正式的拜年从初二以后一直延续了整个正月，大部分是亲戚间相互走访。每年，我都会随父母亲去姑妈家、舅舅家、两个姨妈家拜年，两个姨妈家比较远，最远的当属父亲这边的亲戚，家在八宝（江心洲，现在的江西棉船乡）。

去八宝要从家步行穿过大片田野，走到杨湾关帝庙附近，然后坐轮渡到江心洲，经过长长的江滩再走上一段才到，从早饭后开始出发，到下午三四点才能走到。走不动时，母亲就驮着我走一程。我喜欢江心洲那片白色沙滩，每次和哥哥都会赖在那玩一会，



◆人间小景

雪 藏

张承斌

些别人听不到的呓语。

雪被之下的世界是自由的，惬意的，无所顾忌的，没有谁逼迫你非得按照他人的模式行事或思考不可。田野、河流、村庄、道路，还有那些花草草，小兽昆虫，全都蛰伏在雪的怀抱中默不作声，尽情享受静谧世界的那份安宁。

菜蔬躲在雪被下面无所畏惧，有的仰面八叉睡大觉，仿佛发出了轻微的鼾声；有的脑袋抵着脑袋，似乎在那里窃窃私语；有的彼此眨眼，像是会心地一笑。它们全部仰仗着雪的保护，在温暖的被窝里畅想明天，放飞着最热切的梦想。或许待冰消雪融过后，它们将舒展双臂，重新扮演一个明媚的春天。

原本色彩各异、造型有别的大小小的房屋，现在着上了统一的服装，绅士般立在那里沉默不语，只以宽广的胸怀，呵护着每一个在寒风里瑟瑟发抖的人。许多人躲在屋子里烤着火盆，焐着暖壶，或静默，或沉思。凝望屋外盖着厚厚白雪的田野，他们暗暗积蓄着力量，只待来年春天一展雄姿。

雪的胸怀是厚实的、宽广的，足以涵韵一切，包括有形的无形的，有色的

直至父母反复催促，才不舍离开。

有远方亲戚过来，基本上也就是是一年只见上一次面，自然礼节隆重，印象中好像还放了鞭炮欢迎我们。进屋后，好吃好喝的都摆上了桌，住的房间也收拾妥当了。大人们一起拉家长、喝酒，我们就随小孩子们一起耍。第二天亲戚家里请来放录像的，播放《射雕英雄传》。屋子里挤得满满当当的，没座位的就站着看。我挤在人群里，仰着脖子目不转睛看了一集又一集，直到这一天录像放戏结束。在电视机都很少见的当年，这是件稀罕的事，深深吸引了我。说是第二天还会接着放，但我们要回去了，好想把录像全部看完啊。好在读初中后，从同学手中借来《射雕英雄传》全部读完了，算是弥补了缺憾。

记得每年过年期间，我很容易积食，现在想来可能是平时生活清苦，过年时胡吃海喝多了，肠胃一时受不了的原故，有点穷人受不了大补的意思。现在过年走亲访友，有几句没几句，聊着聊着，就捧起手机。相比之下，总感觉那时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加真诚质朴，不知道真的是这样还是因为小孩心灵单纯的原故。

探 亲

谢丙其

傍晚，老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。屋里漆黑漆黑的，老郑打开灯。“快乐”扑了上来，“去，去。”老郑一边往外推“快乐”，一边脱鞋。来到厨房，炉灶冰凉。他这才想起老伴去儿子家了，他急忙烧水煮饺子。刚吃完，碗还没捡出去，“快乐”就叼着他的裤腿往外拉他。

“好，咱们先遛达，回来再刷碗。”老郑一边说一边穿衣服。“快乐”早就到门口了，老郑刚打开房门，“快乐”一个箭步窜了出去。“‘快乐’，等等我，别跑丢了。”老郑边锁门边喊。

老郑找到“快乐”的时候，“快乐”在一个墙角蹲着，一个女人正拿着木棍打它：“让你要流氓。”“你为什么打我家的狗？”老郑跑过来夺过女人手里的木棍。

“它要流氓。”女人气哄哄地说。“咋？它调戏你了？”“你，你看着憨厚，心却龌龊，色眯眯的小眼睛还用眼镜来装饰，哼，也不是什么好鸟。”“我咋龌龊了？你怎么骂人呢！”“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狗，杂毛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哼，‘富贵’，走。”说着女人牵着她那纯种京巴走了。

“哎，你回来，你骂谁呢？”没等老郑反应过来，那女人已经牵着一只母狗走远了。

回到家，老郑坐在沙发上直喘粗气，“快乐”好像知道自己错了，来到客厅一角，一声不吭躺下了。老郑平稳了一会儿，看见桌子上的碗筷：“哎，真丧气。”说着起身拿起碗筷往厨房走，他一抬头：“哎，对面楼的女人不就是刚才吵架那个女人吗？真是冤家路窄呀。”他刚想打开窗户骂她，一想算了，别再找骂了。

以前，老郑并不知道也不关心对面楼住着谁，老郑在铁路工作，一年四季没有清闲。冬运、暑运、春季客车质量大整修、暑运、秋季客车质量整修、冬运，年复一年，一年也没去厨房几次。

老伴在家的时候没觉得咋样，这一走心里空落落的，屋子也空落落的，连个说话的都没有。老伴在家的時候俩人总吵架，现在想吵都没人。老郑关电视把遥控器往沙发一扔，一抬头又看见那个女人，“母老虎、母夜叉！”老郑轻声骂着。

周六，老郑正在搞卫生，“快乐”叼着他往厨房拽。老郑来到厨房只见那女人家的灶台冒着蓝烟，“不好。”老郑撒腿就往外跑，刚跑两步他又站住：“哼，活该！”又一想：“咱是男人，难道还不如一条狗！”等老郑爬上她家凉台踹开玻璃进屋时，灶台上锅里的粥已成锅巴了，女人趴在地上不动，老郑急忙关上煤气，打开窗户，背起女人就往医院跑。

一周后，女人拎着水果果来到老郑家，“大哥，谢谢您，是您救了我。”

老郑一指“快乐”，“你别谢我，是杂毛救的你。”说完把脸扭到一边去了。

“快乐”好像知道在说它，咧着嘴围着老郑和这女人转。

“这杂毛，真可爱，叫什么名字？”女人说着抱起“快乐”又红着脸说，“真不好意思，那天我不该说那话。”

这件事后，女人不管是在凉台还是路上看见老郑就主动打招呼，老郑点点头算是回应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老郑对那女人没那么反感了，有时看她切菜、炒菜的样子觉得是一道别样的风景，夜里睡不着觉就想这女人是做什么工作的呢？长得挺标致的，一定是演员或者是电视台的主持人……早晨，本来他是去单位食堂吃饭的，现在自己做了，醒早了在床上穿好衣服瞄着对面楼，女人出现了，他也去厨房一边做饭一边看女人，有时两人对视上了他主动挥挥手。

女人最近辗转难安，夜不能寐。同时她发现“富贵”的身体和行为发生明显变化：烦躁不安、吠声粗大、眼睛发亮；阴门肿胀，食欲减少，频频排尿，举尾拱背，喜欢接近公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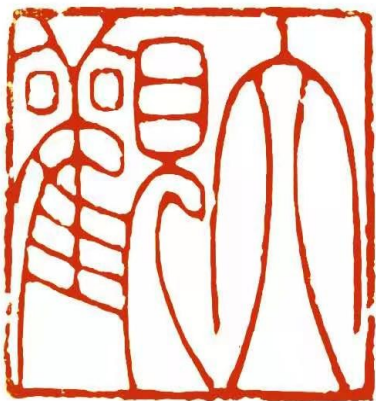
周日早晨，老郑吃完饭后正要出去。有敲门声，老郑打开房门是那个女人：“大哥，你要出门？”“嗯，想出去遛遛狗，你有事呀？”“大哥我都张不开嘴，你看？”“有什么事你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帮上忙。”“大哥，我最近要出趟远门，你看这‘富贵’？”说着抱着富贵往前送了送。

“哦，你的意思是想把它放在我家？”“是，这儿我也没有什么亲属，你看方便吗？”“那你就怕我家‘快乐’把它咋的了？”“怕什么？大哥是好人，它也错不了，是好狗。”女人赶紧说。

“你可拉倒吧，现在我都信不过我自己，别说它了。”老郑挠着脑袋笑着说。

“看大哥说的，我家那位是军人，只能这个月去探亲，过了这个月就不能上岛了，就得来年了。”女人红着脸说。

“哦，你是军嫂？这个忙我一定得帮。”老郑想了一会儿，牵来“快乐”，说：“‘快乐’，来，看看你的朋友。”



春日
程曜
摄